

草原短笛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在欢腾的羊舍里·····	(1)
在夏天的牧场上·····	(5)
战天斗地的哲里木人·····	(9)
奥德呼·····	(14)
马上神枪手·····	(23)
红色的春天·····	(26)
演出前后·····	(30)
乌兰其其格·····	(35)
草原的红花·····	(39)
“飞”来的游泳教练·····	(44)
冠军·····	(47)
欢乐的牧村·····	(56)
·	
条条红线通北京·····	(60)
民族文化宫抒情·····	(63)
马儿在飞跃·····	(65)
一张驯马照·····	(68)
北京青年·····	(70)
给你一支枪·····	(73)
草原的小鹰·····	(77)
朝克·····	(77)

气象哨.....	(79)
苹果树，快快长起来吧.....	(81)
沙克蒂尔.....	(84)
绿色的哲里木.....	(88)
沙漠水库.....	(95)
春到沟门.....	(98)
草原短笛（三章）.....	(102)
草原上的姑娘（三章）.....	(104)
山村小曲（五章）.....	(106)
公社河边（三章）.....	(109)
欢腾的春天（三章）.....	(113)
青春二题（两章）.....	(115)
驯鹰人.....	(118)
远征队之歌.....	(120)
套狐记.....	(122)
后记.....	(126)

在欢腾的羊舍里

哲里木，边疆的草原，当你还在皑皑的白雪的覆盖下，当凛冽的朔风还在你的长空里呼啸的时候，春，却已经降临了！让我唱一支迎春的喜歌吧。

昨天晚上，我是在满都拉热呼生产大队的二号接羔室里度过的。此刻，当我伏在羊舍里的小桌上，动笔写这篇小文章的时候，乌日娜小妹妹已经睡熟了。这个十六岁的小姑娘，也许正在做着甜美的好梦吧？看，她的嘴角还带着甜蜜的微笑呢。拉喜大哥也睡熟了，从隔壁的小屋里，传来他粗大的鼾声。阿其尔大婶，这个接羔室的主任，刚从羊圈、暖屋里巡视回来，毡靴上的雪屑还没有融化，也坐在那里睡着了。她睡得很安静，仿佛只是轻轻地闭上眼睛，在某划着新的工作。他们都睡着了，在辛勤地劳动了一夜之后……

昨天下午，我冒着风雪来到这里。我给阿其尔大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：满都拉热呼大队的支部书记让我捎信给她，她的儿媳妇就要分娩了，让她回营地去照看照看。

我刚把这喜讯说完，乌日娜就欢呼起来：“哟，哟，大婶呀！嫂嫂准能生个漂亮的女娃娃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！我给你备马去。”

阿其尔大婶高兴得嘴都闭不上了。老年人当然盼着抱孙孙啊。

但是大婶却叫住了乌日娜，说她不回去。

乌日娜说：“不，大婶，你还是回去吧。不回去，嫂嫂会

有意见的。”

大婶笑着说：“她是共青团员，她懂得轻重。乌日娜，你别忘了，今天晚上，那九只老母羊差不多都要生啦。”

乌日娜说：“那怕什么，有我和拉喜大哥呢！您回去吧，我给您备马去！”

大婶逗着乌日娜说：“好，我知道你是想妈妈啦，你备好马就自己回去吧。”

一句话，把小乌日娜说得满脸绯红。她把小嘴一撅说：“看大婶，尽爱说人家想妈妈。人家都是大姑娘了，还把人家当小孩儿！”二话没说，她走了。

大婶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看这个爱羊迷，就怕将这一军。咦呀，你可别小看我们这个小妞儿，我们这个羊圈，就是离不了她。这小丫头，神着哩，又能给羊灌药，又能给羊打针……。”

说话间，门开了。走进一个风尘仆仆的壮年人。浓眉大眼，活活赛似一个铁人。脸，被冷风吹得发紫，两手冻得通红。他怀抱一件大皮袄，自己身上却只有一件黑绒衣。他把皮袄往热炕上一放，两只小羊羔立刻伸开四蹄，欢欢地蹦了出来。

阿其尔大婶赶忙从暖壶里倒出热牛奶来，把两个奶瓶灌满，然后，满脸笑容地喂起小羊羔来。

一会儿，大婶回过头来，问那个壮年人：“拉喜，这两个宝贝，是哪头老母羊生的？生在哪儿啦？”

拉喜大哥蹲在火炉旁，正卷着烟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是那只‘白牡丹’老母羊生的，双胞胎，生在南坨子弯了。”

“哟！脱下皮袄走了五六里道儿，把你冻坏了吧！”大

婶关切地说。

拉喜大哥憨厚地笑笑，说：“嘿！还热哩，哪能冷。”真的，拉喜大哥的脑门上，还冒着腾腾的热气。

原来：当“白牡丹”老母羊把双胞胎生在南坨子弯里时，拉喜大哥马上就脱下了自己的皮袄，把落地的小羊羔包起来，又解下腰带来捆紧，背在背上。然后，再把精疲力竭的母羊抱起来，顶着冷风，一步一步，走回了羊舍。

哲里木的牧民们多么疼爱牲畜啊！因为每一头牲畜，都是能跑会走的活金子。是集体的财富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贝呵！

在吃晚饭的时候，我们四个人围着一张桌，吃着炒米喝着茶。乌日娜象只小喜鹊，又是说又是笑。突然间，阿其尔大婶、拉喜大哥，都停住了碗筷，侧耳听起来，小乌日娜也收敛住了笑容。阿其尔大婶惊喜地说：“听，‘黑脑门’在叫哩，保准是要生啦！”

乌日娜立刻从炕上跳下来，跑了出去。待我跟出去的时候，乌日娜已经在给“黑脑门”老母羊接产了。她抱来了许多柔软的干羊草，垫在了“黑脑门”的脚下。不大一会儿，“黑脑门”顺利地生出了两个小宝贝……

紧接着：“大圆眼”母羊也叫了，“黑白花”母羊也叫了，“黑姑娘”老母羊也叫了。果真，这一夜八只老母羊都分娩了。临天亮时，最后分娩的是那只名叫“丑媳妇”的老母羊。阿其尔大婶忙着给小羊羔们喂奶。拉喜大哥守着暖室里的火炉子，给老母羊们喂着热米汤。来给“丑媳妇”接产的，只有乌日娜自己了。

终于，“丑媳妇”老母羊生产了。一只羔儿顺利地生下

来了；可是，“丑媳妇”仍然紧张地喘息着，原来它肚子里还有一只羊羔，这次是难产。乌日娜一看急了，她惊叫起来，拉喜大哥赶忙跑过来。他说：“快想法，‘丑媳妇’的羔儿全是改良种呵！千万不能憋死！”说着，他也要动手。阿其尔大婶把他拦住了。她不急不乱地蹲下去，稳稳地用手帮“丑媳妇”接产。经过大半个小时的努力，小羊羔终于平安地降生了。

这时，窗外已经透出了白色的曙光。

三个勤劳勇敢的哲里木人，在一夜之间，接下了十二个小羊羔。当春风吹绿哲里木的大地时，这些小家伙们会长得结结实实，在草原上奔跑欢跳。听，他们又在咩咩地叫了。它们象十二只小喇叭，正吹奏着一支动人心弦的大草原的春之歌哩！

1965年3月

在夏天的牧场上

正是草绿花香的季节，我上乌兰图格公社的夏季牧场去采访。骑马走了一天草海，转来转去，已经夜幕沉沉了，还不知道乌兰图格公社的夏营地在哪里。

正当我驻马徘徊的时候，忽然从对面的敖包上传来了一阵羊叫声。草原上的人，一听到羊叫就感到亲切。我勒起马头，向着对面的敖包跑上去，一幅动人的景象，立即展现在我的眼底。在明净的月色中，一大群银光闪闪的羊儿，正在香香美美地吃草，四处散发着咬嚼草节的清脆声响。我很诧异，心想：难道这是一群野羊？你看它们多么高大，多么肥实哪！一转念，又笑自己想得不对。哪有野羊见了人不跑的。我忍不住自言自语地叨咕了一声：“噫！真怪，不是野羊，哪个在夜里放羊呢？”

我的话音未落，从身后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：“哎，怪个啥，你看这明光光的月色，不和白天一样。”

我回头一看，是一个蒙古族的老阿爸。他正笑迷迷地注视着我。我向老阿爸问过好，又问他：“老阿爸啊，您为啥不在白天放羊，要打‘夜班’呢？”

老阿爸笑笑说：“你看白天多热，人穿得这么单薄，还热得受不了，羊儿们披着大皮袍子，受得住吗？噫！羊儿是咱的命根子，不爱护行吗？”

这时，一阵凉风吹来，老阿爸抬头看看天，回过头来对

我说：“该归牧啦！”

我说：“看羊儿们吃得多好，再让它们吃一会不好吗？”

老阿爸摇摇头说：“哎——不行啦，天要下露水啦。羊儿吃了露水草，会闹肚子的；踩了露水草，还会烂蹄丫。”说着，老阿爸点着了一盏罩着红布的马灯，举起来，向东晃晃，又向西晃晃，象打信号一样。

我问：“老阿爸，您给谁打信号哪？”

他笑着说：“东陀子上，是咱小儿子桑杰的羊群；西陀子上，是咱小闺女奥丽玛的羊群，都该归牧啦。”说完，老阿爸打了几声口哨，羊儿们马上回转头来，向散包弯里走去。老阿爸对我说：“走吧，同志，天晚啦，你就到咱家打个尖吧。”

于是，我拉着马儿，和老阿爸一起，赶着羊儿下了坡。这时，小桑杰的羊群也回来了。他的这群羊，一共只有五只。我脱口说：“小桑杰，你的这群羊才五只，和阿爸那群羊合在一块儿，不省事儿？”

小桑杰睁大了两只圆眼，冲我说：“光图省事行吗？我放的这群羊，是种公羊；阿爸放的那一群是适龄母羊。混在一起放，它们尽追闹着玩，能吃得好草吗？”小家伙顶多十来岁，说起话来却挺有道理。

一阵轻风送来了一阵悦耳的歌声。小桑杰笑着对我说：“你听哪，奥丽玛姐姐的羊群也回来啦。”果然，过了一会儿，奥丽玛的羊群就走近了。这一群全是雪白的小羊羔儿，一个个活蹦乱跳，好象一群快乐又淘气的小娃娃。跟在羊群后边的奥丽玛，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，长得象花儿一样鲜艳。

三群羊都圈好了，我们一起走进蒙古包，老阿妈已经把

奶茶、奶食、炒米和糖摆满了桌面。

吃饭时，我问老阿妈：“阿妈，这片草滩上，就咱们一家走‘奥特尔’〔注〕吗？”老阿妈一边往我的奶茶碗里加糖，一边亲切地说：“哪里才一家呢？明天早上你瞧，大草滩上处处都能看见蒙古包。你今天走的敖包那边，是更新草场，当然看不见蒙古包啦。”

我又说：“那咱家为啥单住在一个陀弯里。几家蒙古包扎驻在一块儿不热闹些吗？”

老阿妈说：“噻，搞牧业生产，图热闹还行？要想热闹，那得等那达慕大会。现在呀，就是集中力量给咱们的羊儿抓膘。走‘奥特尔’的人家分散开，牲口不是能吃着更好的草吗？”

夜深了，虽然我骑马走了一整天草海，身体很疲累了，可是还是睡不着，久久想着这一家四口人，虽然长幼不同，那颗心却是一样的鲜红……。

一觉醒来，蒙古包内已经空了。我跑出去一看，大草原已经是瑰丽的清晨了，一轮红日正在冉冉上升。

在霞光的映照中，老阿爸一家人，正在给羊儿们“洗澡”哩。只见阿爸从井里往上吊着清凉的水，一只羊儿正站在石槽中，老阿妈和奥丽玛拿着喷壶给羊儿淋浴。淋过一只，小桑杰就站在圈门口点一个名：“贝贝犄角，该你的啦！”只见一只大犄角羊儿，欢实地跑跳着，从圈门出来，径直奔上了

〔注〕夏秋水草丰美的季节，社员们有组织地到草原上游牧，叫走“奥特尔”。

石槽。

我走去接过阿爸的吊斗，一边打水一边问：“这些羊儿这么爱洗澡哪？”

老阿妈说：“前天它们被雨浇着了。雨水里有风刮起来的尘土，不给冲洗干净不行哪。”

奥丽玛接着说：“被雨水浇了，不洗净，羊儿们就要长蚤子啦。有了蚤子，浑身一痒痒，就不能好好吃草长膘哪。”

我逗她说：“这些羊儿已经够胖啦！”

奥丽玛瞪了我一眼，神色严肃地说：“羊肥肉多，就是我们牧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。您看看，这百八十里的大草滩，一座走‘奥特尔’的蒙古包下，就有几百牛羊，单我们乌兰图格公社的牛羊马匹就有几千几万匹，要是只只都喂得又肥又壮，那有多好呀！”

经奥丽玛这一指点，我放眼往东西望去，只见在一望无际的大草滩上，二里三里就有一座蒙古包，每座蒙古包上插着一杆红旗。座座蒙古包一字排开，简直象是八百里连营寨。

这时候，奥丽玛大笑着说：“看见了吧，大哥哥，这都是咱们乌兰图格公社的！”红光满面的老阿爸也笑着说：

“哈！是咱们乌兰图格公社的，也是咱们社会主义社会的！”

1965年7月

战天斗地的哲里木人

眼下，在哲里木，正是冰天冻地的严寒季节。然而，这里的蒙、汉各族人民，已经迎来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春天。不管是在农区、牧区，还是在半农半牧区，到处都在展开战天斗地的战斗。在遥远的扎鲁特旗，蒙、汉族社员们正在劈开罕山，引水上山，引水过山，浇灌农田，浇灌草地。在西拉姆伦河、叫来河和新开河的两岸，遍地是如丝如织的渠网，到处在大兴农田、牧场水利建设，到处在平整土地，到处是积肥运肥的车水马龙……

哲里木已经走在春天的前面。让我回顾哲里木各族人民，在一九六五年所经历的胜利斗争，展望新的一年光辉前程吧。

一九六五年，哲里木——这是昔日的科尔沁大草原，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。三百天没有下雨，没有下雪，成千上万眼牧业井、吃水井，干漏了底。在宽宽的西辽河里，奔腾的不是滔滔绿浪，而是滚滚白沙……

人们记得：一九四三年，日伪统治的黑暗年代，哲里木曾经发生过一次大旱灾。在盛夏的时候，这里的树木还是光秃秃的，草滩还是枯焦的。田野上，干枯了的禾苗，被野火焚烧着，把大地都烤焦了！当凄冷的秋风吹起来的时候，哲里木，到处是卖儿卖女的荒民。荒民们抢剥着荒野上的树皮，争挖着干枯的草根……第二年春天，满野白骨。

今年，三百天不下雨，比一九四三年的旱情还严重，可是，英雄的哲里木盟人民，在中国共产党哲里木盟委员会的领导下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，战天斗地，彻底打败了旱魔，赢得了一个大丰收。哲里木的山，还是绿的，水还是清的。粮食照样增了产，牛羊照样大发展，各族人民，过上了更加丰盈的生活。今年，哲里木的农牧民们，每个人平均向国家交售一千一百多斤粮食。还有大批牛、马、羊、猪、鱼、水果、奶制品、皮毛，等等。

是什么力量，使哲里木人民，在大旱之年大丰收，在大困难之中取得大胜利呢？

哲里木人民说：

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！

让我在这里，记述一个哲里木的年轻人的故事吧。

武达，是一个二十岁的蒙古族小伙。紫红色的脸蛋，两道浓黑的眉毛，看他一眼，马上叫人想到“力量”这两个字。

最近我访问他，那天正刮着八级西北风，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二度，冷风象利刃刺人。我是费了很大的劲，才走完三里路，在工地上找到他。他正带领着一百二十多名男女青壮年劳动力，挖劈一座高大的沙坨。他指着这座沙坨对我说：“你看，现在要是劈开这座沙坨，把它切成两半，把南甸子的水，引到北甸子去，北甸子上那八万亩草地，就都能浇上水了。到明年，就是六百天不下雨，咱也能夺个粮食丰产牛羊壮了！”他的语气是那样豪壮！

武达拉我上了坨顶。他迎着风，挥手一指，大声地说：“看！我们已经劈开四个大坨包了！”

我放眼望去，果然北面有四个大坨包，被切成了八瓣！一条宽宽的水道从那里开出来了。在就近的一座沙坨包上，还栽立着两个巨大的标语牌，左面的写着：“排除万难，争取胜利！”右面的写着：“学大寨，赶大寨！”

多么豪迈的气势呵！

武达对我说：“为了革命，就是刀山火海咱也不怕，漫说是移山填海了！咱们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，一切困难，都会变成纸老虎！”说着，他爽朗地大笑起来。

在走下坨包子的时候，我问他：“今天天气这么冷，你们为啥不停一天工？”

武达一愣，随即笑着指指在坨根下劳动的社员们说：“你看，谁冷！大伙儿都快热得着火了！”

这是真的。这样寒冷的气温中，社员们却都把皮衣服甩在高坡上，只穿着毛衣或绒衣干活儿，一个个龙腾虎跃，干得火热啊！

走下坨包来，我俩去劳动。武达马上甩掉皮大衣，象拼刺刀那样飞扬起铁锹来，一锹下去，就是一座“小山”，向着四五米的陡坡扔开去，好象不费吹灰之力。一个多小时，三四个土方就从他的锹下挖出来了。

我在公社党委会，就听说武达是一九六五年闯出来的一员“虎将”，是在战天斗地中锻出来的一块硬钢。公社党委书记巴雅尔同志说：一九六五年的初春，武达刚刚接任了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职务。该到河开的时候，春旱露了苗头。该是青草萌芽的季节了，草芽还没有出来。抓一把田土，干得象炒面。这情况，把年轻的党支部书记愁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传来了公社党委会的紧急通知，要武达去参加盟委召开的紧急电话会议。他一马赶到公社党委，电话会议已经开始了。扩大器里，传出了盟委书记的清晰、亲切、镇静的声音，他，正在向全盟成千上万的党的基层工作者，讲述毛主席的一篇伟大论著《丢掉幻想，准备斗争》。

这是第一声春雷！

毛泽东思想，就是及时雨。

会议的最后，中共哲里木盟委员会，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思想，向全盟一百六十多万各族人民，提出了“丢掉幻想，奋起抗旱”的号召。

这个号召所包含的伟大精神，激励着参加会议的人们，象一面红旗，一下扎在武达的心坎上。电话会议一完，他就飞马跑回生产队，连夜召开了全大队的党、团员和积极分子大会，学习毛主席的这篇伟大论著《丢掉幻想，准备斗争》，贯彻盟委提出的“丢掉幻想，奋起抗旱”的响亮号召。

就在这天深夜，挖渠突击队诞生了！打井突击队诞生了！武达亲自担任了开渠突击队的大队长，第二天早晨，他们就向大地开战了：他们用一整个冷风飕飕的春天，开劈了四十一华里长的渠道，打出二十四眼水井，从一开始就卡住了旱魔的脖子！

公社党委书记巴雅尔激动地告诉我：“在那些日子里，咱们的小武达，真正变成了虎将。在前坨弯里挖渠道时，他一天翻出了五十四立方米沙土，五十四立方米的沙土，倒腾一个回合可不是闹着玩的呀！”

当然不是闹着玩的，这是英雄创造的奇迹！

巴雅尔同志接着说：“当时，我问过小武达。‘哎，小家

伙，你的干劲从哪来呀？’武达只是笑笑说，‘从毛主席的书上来的！’那些日子，武达他们那个大队，人人都有一本《丢掉幻想，准备斗争》，人人都有一本《愚公移山》，人人都有一本《为人民服务》，学了就干！干了就学！越学越有劲！越干越欢！”

……我收住遐想，再看正在猛干的武达，一股暖流，马上流遍我的全身。在我面前的、是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火热的革命战士。他用全部精力，他用最大力量，高高地挺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，领导一个蒙、汉团结、半农半牧的生产大队，战天斗地，在大旱之年夺得了大丰收。现在，他正以更大的干劲，更壮的气概，更高地挺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，与天与地展开更惊心动魄的战斗，为夺得新的一年更大胜利，加倍奋发地前进！

跃进吧，英雄的哲里木人！

1966年1月

奥 德 呼

我坐着红色的公共汽车，在草原新修的柏油路上，飞驰了一百多公里，终于来到了巴雅斯古冷汽车站，从这里换乘马匹，再走六七十里，才能到达我要去的特柏希公社的敖伦生产大队。我要去访问这个大队的女民兵。

下了汽车，在停车站上，已经有一个拉着两匹红马的蒙古族小姑娘在那里等候着了。小姑娘长得敦敦实实，脸颊赤红，草滩的墨浅的颜色，把她那一身红色的袍子映衬得更加鲜艳。从她稚气的面容能看出，她至多不过十五六岁吧。可是在她肩上，已扛着一支我所熟悉的“七·六二”口径的钢枪，合适的子弹带，横挎在肩上。

汽车远去了。

在这个汽车站上，就只下来我一个人。

拉马的小姑娘走近我，用流利的汉语很有礼貌地问我：

“您是记者‘巴克西’？”——“巴克西”就是老师的意思，她这样称呼我，是表示对我的尊敬。

我向她点点头。她马上笑着，热情地说：“我叫奥德呼。我们收到了旗委的电话。是让我来接您的。可是，您还得拿证件让我看看，因为这是规定。”

我把证件交给她，她仔细地查看了一番。此时，我才发现，她的胸前，还佩戴着一枚红宝石般的共青团徽。她看完证件，高高兴兴地把马缰绳递给我，说：